

## 第十七章 心動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低著頭往偏殿的方向走著，眼角的餘光卻落在正殿的天壇上，心裏很好奇那裏是誰在祈福，居然能夠驅使那位中年高手。他知道對方的背景一定深不可測，而自己隻是想來慶廟看看，所以沒必要去爭這口閑氣，雖然他叫範閑。

右手還是捂在嘴唇上，時不時咳上兩聲，但他先前用真氣在體腹上周遊一遭後，確認肌體並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損害，隻是勁氣反逆時，震裂了喉間脆弱的薄膜，而不是肺部或是上支氣管受到了傷害。

他一路走著一路咳著，看著白色手帕上麵的點點血痕，想起了林黛玉，想起了蘇夢枕，想起了周瑜，想起了林琴南許多位咳壇前輩咳咳，林琴南還是算了，沒前麵三個咳的淒美。

走到偏殿之時，真氣已經將那點兒小傷修復的七八不離，範閑有些遺憾地收起手帕，回頭望了天壇一眼，走進偏殿。

偏殿是一個稍小一些的廟宇，被一方青色石牆圍著，裏麵並沒有人。範閑發現沒有看見傳說中的苦修士，略略感覺有些失望，隨意走進殿中，更失望地發現這廟裏居然沒有供奉著前世常見的神靈塑像。

不過轉念一想，也是正常，既然供的是天，這天是什麼模樣，自然沒有人知道。

在廟宇的正中，擺著一方香案，香案極為寬大，上麵有淡黃色的緞子垂了下來，一直垂到地麵，遮住了下方的青石板。

香案上方擱著一個精美的瓷質香爐，爐中插著三根焚香，香柱已經燒了大半，滿室都籠罩在那種令人心靜神怡的清香之中。

範閑隨意在殿中逛著，眼光從牆壁上的彩畫上掠過，他發現這些壁畫的畫風極類似於後世的油畫，但畫麵中那些或站於山巔，或浮沉於海麵，或冥坐於火山的神靈並沒有確實的麵目，略微有些模糊變形，似乎是畫工刻意如此安排的。

看了一看，發現這些壁畫講述的隻是經書上麵曾經提過的遠古神話，其中也有大禹治水之類的內容，還多了些別的東西，隻是範閑看來看去，總是與經書對不上號。

他搖搖頭，放棄了從這裏麵找到些許答案的想法，從殿旁找到一個蒲團，扔在了香案之前，跑了下去，雙掌合什，閉目對著香爐裏嫋嫋升起的青煙，嘴唇微動，不停禱告著。

前世的範閑，自然是個無神論者。今世的範閑，卻是個堅定的有神論者。這個轉變，是很自然就發生的，任何一個人遇到他這種奇異的遭遇，估計都會有和他一樣的心理變化。

所以他跪拜的很虔誠，禱告著，希望縹緲的上天，無蹤的神廟，能夠解釋自己為何來到這個世界，同時更加虔誠地祈求上天能給自己很多銀子，很平安的生活。

...

宛若有形有質的青煙忽然煥散了一下，範閑的耳尖微微一顫，似乎聽到了什麼。他有些不敢相信地睜開眼睛，看著香案上微微抖動著的小瓷爐，無比震驚，難道自己這看似虔誠，實則心不在焉的禱告，居然真的讓上天察覺到了？

目光停留在寬大的香案之上，範閑終於發現了問題的所在，眼光裏閃過一道精光，左手按上了暗藏匕首的靴子，緩緩地而又堅定地伸出右手，將香案下方垂著的縵布拉開

—

縵布拉開之後，落入範閑眼簾的是一個讓他很吃驚的畫麵。

一個穿著白色右衽衣裙的女孩子，正半蹲在香案下的一角，吃驚地望著範閑。

女孩子的眼睛很大，眼波很柔軟，像是安靜地欲讓人永久沉睡的寧靜湖麵。而她的五官更是精致美麗之極，淡淡粉嫩肌膚，長長的睫毛，看上去就像是畫中的人兒走了出來。

範閑一怔，目光停留在對方的臉上，漸漸才發現這女孩子的額頭有些大，鼻子有些尖，膚色有些過白，那對唇兒似乎比一般的美女要厚了一些，依然有許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一組合在一塊兒，配上略顯怯縮的神情，和一股天然生出的羞意，依然讓範閑的心頭一動。

他心動了。

女孩兒好奇地看著這個虔誠拜天的年輕人，發現對方的臉竟然生的如此漂亮，清逸脫塵不似凡人，連睫毛都生的那般長，不由忍不住多盯著看了幾眼。

看完之後，女孩兒才覺不妥，一道淡淡紅色迅疾塗抹上她的臉頰兩側，然後快速散開，竟是連耳根都紅了起來。

可她依然舍不得挪開眼光，心裏好奇，這外麵是誰家的少年郎，竟然生的如此好看。

...

慶廟一角的廟宇中安靜著，範閑的手依然拉著那塊縵紗，他的眼光依然停留在女孩兒的臉上，而那女孩兒也鼓足了勇氣看著他，就這樣互相對望著，不知道過了多久多久，依然一片沉默。

範閑的目光溫柔地在女孩兒的臉上拂過，女孩兒終於羞不自禁，緩緩低下頭去。範閑的目光最後落在了女孩兒的雙唇上，這才發現對方的唇瓣兒上麵光亮異常。

他好奇地又看了兩眼，才發現了原因，那個事後令他記掛許久的原因女孩兒手上捏著一根油乎乎的雞腿，唇瓣上的油，顯然是啃雞腿的時候染上去的。

這樣清美脫俗的白衣女子，居然躲在莊嚴慶廟的香案下偷吃雞腿！這種強烈的反差讓範閑張大了嘴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

許久之後，安靜尷尬沉默微妙的香案內外終於有了聲音。

“你...你...是誰。”

這對漂亮的男女同時開口，就連微微顫抖的聲音都極為相似。

範閑第一次聽見女孩兒的聲音，隻覺軟綿綿的渾無著力處，那種感覺十分舒服，卻又讓人十分無著落，胸口一激，竟真的吐了口血出來。

“啊！”女孩兒見他吐血，嚇了一跳，卻不是因為害怕，眼睛裏自然流露出來極強烈的憐惜之色，似乎範閑所受的苦，都痛在她的心頭。

範閑看著她擔心自己，心頭一片溫潤，微笑安慰道：“沒事兒，吐啊吐的，就會吐成習慣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